

從小學徒到大立委

黃通傳奇一生

● 龔祖遂（中外雜誌撰述委員、前江蘇海門同鄉會理事長）

學徒上進變大學生

黃通（一九〇七—一九九七），曾任立法委員、革命實踐研究院副主任及總統府國策顧問等職。

黃通，字更生，江蘇海門人，祖籍河南，爲避秦而南下江蘇，落籍海門。一九〇七年（光緒卅三年）十二月十一日生於海門故居，他的祖父黃佩瑛及父親黃世泰，都是一介農夫，在海門耕作爲生。中國農民歷來清苦，黃通的家境清貧，靠鄉人協助才能繼續讀初中、高中，但是高中沒能畢業，卻到上海做了工廠學徒，在學徒生涯中，奮勉上進，折節讀書，考上大學。大學沒有畢業，又南下廣州，考進中央陸軍軍官學校，做了軍人。抗戰後期由軍轉政，從事黨政工作。抗戰勝利後，當選第一屆立法委員，經歷了傳奇的人生。

在台灣有兩個黃通，另一位黃通是浙江

平陽人，字君特，爲經濟學家，年長於海門黃通，生於一九〇〇年，曾任台灣土地銀行及中國農民銀行總經理，著有「土地金融論」及「近代經濟學說新解」等書。兩位黃通均享盛名，常有張冠李戴之事發生，蔚爲趣談。

海門黃通，八歲入私塾讀書，誦讀四書五經，奠下國學基礎，四年後，十二歲的黃通考入啓秀高等小學，小學畢業後升入初中，進入初中後，黃通在校兼任文牘工作，換取免繳學費。因爲他的文筆暢達，書法亦佳，又因家貧，卒被學校聘爲工讀生。苦讀三年，學業又精進一步，初中畢業時，正值革命軍北伐，少年黃通已知關心國事。接著他升上高中，雖然上海的報紙，對戰事報導不夠詳確，但經同學口頭互傳，已知吳佩孚敗北，逃往河南。

冒險偷閱三民主義

一九二七年（民國十六年）二月，上海

工人騷動，局勢緊張，學校被迫停課。不上學的黃通，在街上到處閒逛，有一天在四馬路棋盤街的太平洋書店，看到擺有孫文遺著《三民主義》。因他讀過「總統遺囑」，知道共有四部書，於是用零用錢統統買了回去，可是回到家處，聽別人說三民主義是革命黨的書，讀它會被抓走，他只好鎖進箱子裡，不敢拿出來看。直到回到鄉下，環境單純，才敢拿出閱讀，但是還是怕人識破，於是用牛皮紙包住書面，寫上「六法全書」四個大字，把三民主義從第一講看起，越看越覺有趣，深夜還不肯罷手。在讀到民權主義第三講，不由自主的一拍桌子說「革命去！」。

就這樣，還在念書的黃通和同學李鳳翔、沙雲康、杜凱元聯袂南下廣東，當天下午就上了輪船，抵達廣州後不到一星期，上海就戒嚴了，軍閥的部隊開始抓人、殺人，甚至有傳言說被殺的人中有一個像黃家的兒子，把他父親急得不得了，南北奔波，探尋兒子的下落。直到黃通和李鳳翔、沙雲康、杜

凱元他們四人都到了黃浦，寫信回家報平安，家人才算安心了。

四人到黃浦後，杜凱元第二天即當上准尉司藥，穿上二尺五。他們都住進了平崗軍醫院，院長陳泰謙是南通人，杜凱元是陳的內侄。帶路的李鳳翔曾在黃浦第三期受訓，沒有畢業，他要求立即做官，學校卻要他再受訓，李一氣之下回上海去了。另外沙雲康也找到工作，只剩下黃通，一心想進學校讀書。但黃浦第六期的考試已過，沒法進去，由陳泰謙為他補了個中士傳達的缺，實際工作是登記學生看病掛號。不久遇到第六期的同鄉學生黃大霖和陸瑞科，三人談得非常投機，這時剛巧他們連上的司書出缺，介紹黃通充任，於是他當上軍校的司書。

嚮往黃浦錯過考期

在軍校，學生對黃通都很好，送書給他

讀，上班頭一天即有學生送給他「唯物辯證法」、「新嚮導周刊」，並告訴他說三民主義已落伍了，不必看了，只有「新青年雜誌」、「嚮導周刊」和「共產主義ABC」值得看。有一天，黃通聽到蘆席棚內有打架的聲音，有學生告訴他某一方面正在開小組會，討論世界革命和國民革命，意見不合打了起來。這時候他知道軍校內左右兩派鬥爭的事實。

其實黃通自己也差一點當了共產黨，那是一九二七年春天，他在家鄉聽說上海環龍

路四十四號孫公館招生，黃通便約了同學龔鏡和龔夏一同去投考，到了環龍路四十四號一問，果然是孫中山公館，不過招生的日期錯過了，他們錯把陽曆當陰曆，所以錯過了。否則會早一年進入黃浦。不過後來他知道龔鏡是共產黨，才體會出當時的危險。後來到了黃浦當司書，也有左派學生拉他加入共產黨，他因對三民主義很著迷，沒有答應，但和共產黨同學都很友善。

學生時代的黃通，有一手絕活，就是作文極佳。首次錯過進黃浦的機會後，回家繼續讀高中，導師周雁石是位飽學之士，國學讀得極佳。周氏曾說：「一個人沒有讀過三千部書，算什麼讀書？」在周的宿舍裡，床上床下，到處都是線裝書。在他的眼中，國學好的就是好學生。

勤讀四書下筆成章

有一天周老師對大家說：「我要請假兩個禮拜。」同學聽到消息都非常高興，因為他是級任老師，他在的時候每週要交作業，他請假兩個禮拜，兩個禮拜不繳作業，那多舒服？但是周老師說：「我回來的時候你們

每人交一篇文章，題目由你們自己出。」

周氏帶了很多書，擺在講台上，告訴大家：

「你們要參考什麼書，自己來找。」到下課以後，這些書都沒有拿走，黃通過去看，最感興趣的是漢書藝文志，便抽了其中幾本。

從下手，也不想看。還有的同學更妙：平常作文題目出來以後，一枝鉛筆，一張白紙，推給黃通說：「你隨便寫一點，我只要得六十分就夠了。」這次有兩個禮拜，拿一枝鉛筆、一張白紙要黃通隨便寫一點的同學更多。他便找了幾本書慢慢看。看了幾天後，心血來潮，寫了一篇文章。通常作文本子一個學期寫一本，他這次卻把一本簿子都寫完了。不久老師回來，大家交卷。

一個星期以後，作業本發出來了，黃通那一本批語批得很長，最後幾句是：「文章亦不解而及於古，允為佳作」。而且打了九十六分，國文從來沒有這麼高的分數。另外老師又大大批了兩個字：「傳閱」，傳了兩個星期才還他。

不過這下子別人對黃通的估價不同了，認為他的國文已經到最高的水準。其實，他自己明白，他沒有那麼好。

升上高二的春天，在上海開工廠的大老闆王己勤要見他，一見面就問他讀過什麼書？他答道：「教科書、四書」。王又問：「何謂君子？何謂小人？」黃通心想這是考試啊！於是利用孟子上的話回答說：

「雞鳴而起，孳孳為善者，舜之徒也，是謂君子；雞鳴而起，孳孳為利者，蹠之徒也，是謂小人。」王連說：「嗯！嗯！嗯！」

我想讀書，但是我現在沒有能力讀書。離開這個學校後，我就沒地方去，因為家裏負

擔不起。」王說：「英雄出於貧苦之家，你如果家裏很富有，也沒有這樣的學問了。」黃通心想：「他承認我算有學問嗎？但王老闆這麼有錢，卻沒啥學問。」過了一會，王老闆寫了一張卡片給黃通說：「你這兩天到上海某某地方去找我。」

投筆從戎成績卓著

黃通原以爲王老闆會協助他升學讀書，不料找到王己勤後，卻要他做工廠的學徒，他爲了吃飯，沒辦法，只好接受。心中想過一段時間到學校裡去看看。黃通在上海，見一般高中生的程度，不過爾爾，不想再進高中，在家鄉他就知道唐文治在上海辦了文治大學，於是他就去報名，憑一篇作文，獲准插讀中文系二年級。但是沒有念畢業，他便南下廣東，做了黃埔軍校學生連的司書，一九二七年十月考入由黃埔改制的中央陸軍官校第七期，爲正式的入伍生，並加入中國國民黨爲黨員。

入伍僅一個月，廣州發生張發奎及黃琪翔譁變案，張、黃失敗後，逃往上海及杭州。黃通被選爲北伐宣傳隊隊員，隨北伐軍北征，執行隨軍宣傳任務。直到一九三〇年，北伐軍底定全國，黃通才自南京中央陸軍官校畢業，奉派爲砲兵少尉，翌年三月，調職教導第二師，仍任少尉排長，同時加入「革命青年同志會」和「三民主義力行社」，爲實踐三民主義的革命事業而努力。一九三二

年積功升任代理營長，是年夏參加淞滬戰役，對抗入侵的日本軍閥。戰後，在軍中研習新聞，兼任「中國日報」記者。一九三三年轉往東北軍任職，充任由少帥張學良任師長的第一一五師政訓主任。在東北軍中工作約一年餘，調任交通研究所所長，再調軍事委員會別動總隊隊長。一九三五年調爲貴州省警察局督察長兼貴州軍營區上校科長。

在貴州省警察局督察長任內，黃通應邀參與緝私事務所的工作，所謂緝私，就是查禁鴉片，當時四川、貴州、雲南三省鴉片公開銷售，中央有心禁止，和地方幫會及地方政府官僚門法。黃通以警察督察長的身份配合復興社查緝煙毒，鐵面無私，得罪不少地方官僚，但因有秘密組織復興社撐腰，平安無事，直到一九三九年，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，黃通才離開貴州。

一九三七年，抗戰軍興，黃通重回軍職，任獨立砲兵團少將團長。翌年七月，奉中央政府命令兼任貴州省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，在轄區內推行三民主義實驗，訓練九個縣的校長和教師，成績卓著。一九四〇年冬，調任軍政部補訓處團長。

黨團作嫁立院耕耘

一九四五年五月，黃通膺選中國國民黨

全

國「第六次代表大會」代表，在重慶和出席諸代表推舉蔣中正連任總裁。旋於是年八

月，抗戰勝利前夕，奉派秘密前往猶在日寇掌據的南京，籌設三民主義青年團，任南京籌備處幹事兼書記。受命伊始，抗戰即告勝利，黃通率先抵達南京，收容大、中學生，興建補習學校，安置青年學生，奠定政府青年運動的初基。

中樞還都南京後，黃通除在三青團任職外，應聘兼任國立南京臨時大學副教授、湯山夏令營訓導長、南京市訓練團教務長。

一九四六年九月，膺選三青團中央監察會候補監察，十月當選南京市參議員。兼任中國國民黨南京市黨部書記長，任內組織青年在京街頭舉行反蘇大遊行，以群眾的力量，壓倒由所謂「民主人士」馬敘倫等人倡導的「聯合政府」大遊行。此外，共黨地下活動猖狂，常施白晝持槍搶米及不時停電等詭計，均由黃通領導的南京市黨部予以揭穿，藉以安定民心。

一九四七年九月，中國國民黨舉行第六屆四中全會，會中決定統一黨團組織，將三民主義青年團併入中國國民黨，黨團合併後，黃通任中央候補監察委員。一九四八年五月，國民政府還政於民，推行民主憲政，舉行立法委員選舉，黃通返鄉競選，順利當選第一屆立法委員。到立法院後，參與法制委員會，爲建立國家法制貢獻心力，數十年如一日。

經歷黨政資歷豐富

一九四九年一月，依法選出的第一任總

統蔣中正宣佈隱退，由副總統李宗仁代行總統職權。剿共局勢，大幅逆轉，一月廿五日，共軍前鋒距浦口僅十五公里，南京危殆，國民政府遷往廣州。四月中旬，南京四面楚歌，南京市長滕傑欲糾合軍警，留下打游擊，為免後顧之憂，促黃通把家眷送往台灣，於是先行攜眷來台，預定月底返回。不料，四月底，共軍百萬大軍渡過長江，南京淪陷，黃通返棹無路，遂留台灣。

同年五月，立法院在童冠賢院長的主持下，於廣州復會，黃通由台飛粵歸隊。十月一日，中共在北京成立「中華人民共和國」，大陸戰局日非，仍回台灣。

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四日，立法院在台北舉行第一次院會，到會委員三百八十餘人，一致聯名要求蔣總統復職。三月一日，蔣中正總統應各方之請，復行視事。次日舉行記者會，重申戡亂到底的決心。三日，行政院院長閻錫山向立法院提出施政報告。七月，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通過「黨的改造案」，組成中央改造委員會，九月，中央改造委員會通過「立法院立法委員黨部組織綱要」，亦組改造委員會，黃通被任為改造委員，任內提案制訂「檢肅匪諜條例」等法案。一九五一年三月，台中市黨部組改造委員會，黃通兼任主任委員，任內組訓基層幹部重組基層組織，協調地方黨政關係，促進地方自治，厥功至偉。次年四月，奉調革命實踐研究院十七期受訓。革研院是鑒於大陸失敗，幹部離心離德的教訓而設立，專門用以訓練幹部，培植人才。黃通受訓時的主任是萬耀煌，副主任鄧文儀，受訓的學員有兩百多人，是歷來人數最多的一期，學員來自各處，立法院增加了卅六名新血輪，其中有康寧祥、黃信介等黨外人士，立法院政情轉趨複雜，黃通奉令出任立法院執政黨部書記長，調和異議，促進和諧，謀求議事順暢，一

期滿，黃通留任為研究員。一九五四年，再入革研院聯合戰研究班受訓，又入戰地政務研究班受訓。一九五九年奉派出任革研院院務委員，不久，升副主任兼通訊研究部主任。一九七六年三月，調任中央政策會首席副秘書長，秘書長為趙自齊，另兩位副秘書長為唐振楚及陳水逢。一九八一年，年已七十五歲的黃通調為中央評議委員，一九九〇年自動依法退職，服務立法院長達四十三年。一九九二年受聘為國策顧問，一九九七年四月三日因胃癌病逝，享年九十一歲。

立法院內協和各方

一九六五年，黃通再入國防研究院第七期受訓，這個訓練機構比革研院層次更高，受訓的學員多是被動的調入，軍職中將入院，結業後必升上將。文官受訓後，多人當了部長。與黃通同期受訓同學中升部長最早的是陶聲洋，但他死得也早。後來升任部長的有蔣彥士及張研田。同學中最年輕的張建邦，後來也當了部長。當時，研究院曾組成東南亞考察團及東北亞考察團，說是考察，實為軍事聯盟，所到之處，友邦都是以軍禮相迎，十分隆重，也很神氣。使黃通覺得國家的威儀仍在。不過，國防研究院第七期以後就停辦了，原因是兼院長蔣中正年已八十，精力不濟，只好停辦，所以後進的林洋港、

敬告留學生家長

慰藉 貴子女異鄉作客寂寞的

最佳禮品，便是為他們訂份「

中外雜誌」。請將 貴子女在

國外詳細地址填妥，連同全年

訂費新台幣貳仟貳佰元，交郵

政劃撥○○一四〇四四一四號

中外雜誌社帳戶，寫明收件人姓名，本社立即按址按期寄書

李登輝沒有機會在這裡受訓了。

龔祖遂：「黃通傳奇一生」（文見73頁）文見13頁）



1

①戴運軌（左二）偕夫人田蘊蘭女士（左）與袁家騮（右）吳健雄（右二）夫婦在紐約合影。

②戴運軌夫婦（左二、三）與中央大學教職員合影。



2

1



2



龔祖遂：「黃通傳奇一生」插圖（文見73頁）

- ①黃通（前排右二）偕夫人（前排左二）與家人合影。
②高齡八十二歲時的黃通。